

从《大系》和文选看马华文学中的“新村”及集体记忆

‘New Village’ and Collective Memory i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Anthologies and Selected Works

曾维龙*

(CHOU Wen Loong)

摘要

马来西亚华人新村是一个极为本土化的议题。一来新村是在二战后独立之前于1950年代开始形成的集中营，是殖民主义和冷战时期的遗产。二来新村以其独有的聚集方式，成为华人社区集中的集体记忆。然而随着1970年代马来西亚工业化的迅速发展，部分新村作为社区的存在，其界限逐步被城镇的现代化所吞噬，马华文学中的“新村”成了我们可以理解这一特定时期的入口和界面。本文从马华文学《大系》和文选中尝试重新建构“新村”的集体记忆，以补充马华文学研究这一领域的匮乏。

关键词：新村、马华文学、《大系》、集体记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

Abstract

The Chinese New Villages in Malaysia is an extremely localized issue. Firstly, they were concentration camps constructed in the 1950s before Malaysia's independence; a legacy of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Secondly, the New Villages, with its unique way of gathering, became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Malaysia's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1970s, the New Villages that has existed as a community, found its boundaries gradually being swallowed up by the modernization of towns. The New Villages i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has become the entry and interfac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is specific perio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of Chinese New Villages from the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anthologies, to supplement the lack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Keywords: Chinese New Villages,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anthologies, collective memories, Malaysian Chinese Society

* 曾维龙博士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助理教授。电邮地址：loong29@gmail.com

前言

1948年，英国殖民政府实施紧急法令将住在偏远区域及森林边缘的华人垦殖民集体搬迁至一个区域。1949年，毕礼斯计划（Briggs Plan）的颁布更是以强制手段将华人迁移至集中区。这些集中区逐步开始形成社区，建立起了生活秩序。这一社区统称为“新村”，村民日常依然会回到芭场务农，但居住地变为“新村”。1950年至1954年间，马来半岛共建立了“几百个新村，也移殖了半百万人”（林廷辉、宋婉莹 2002：9），对马来西亚华人社群产生深远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马来西亚社会开始迈入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为了适应城市化发展需要，“新村”掀起解散、重组热潮，部分新村解散至邻近市镇，据1985年统计数据，新村数量减至452个。2009年3月，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将113个重组村（Kampung Baru Rangkaian）和44个渔村（Kampung Bagan）纳入管辖，使得新村数量增至607个。新村从出现至今仅六十余年历史，马华文学如何书写这一变迁过程？是从殖民记忆对新村深入探索，还是以城镇化冲突视角进行描述？“消失/存在”这一主题，是“新村”在马华文学中不可回避的议题。本文首先回顾历史现场，阐述华人新村的形成；其次，本文将分别从方修所编的十册本战前《马华新文学大系》（1970年至1972年初版，2000年再版）、四册本《战后马华新文学大系》（1945-1976）、李廷辉八册本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1971）、云里风总编的十册本《马华文学大系（1965-1996）》（2004），以及九十年代之后一批由留台和在地的马华学者所致力编纂的各类马华文选作品体系中，筛选当中与新村有关，或以新村为主题的作品，继而归纳和阐述文本中所呈现的华人新村集体记忆。以上《大系》和各类马华文学作品选集所构成的作品体系，集体反映了马华文学的生态和观念，同时也反映了马华文学自战后以来的规模和发展。

一、背景：华人“新村”的形成

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形成是在1948年、1949年之间开始的。被迁徙的华裔居民基本上都是垦殖民，早期在城镇偏远的区域开垦土地。¹实际上，这些垦殖民并非在二战开始时才存在，早在19世纪末就陆续有飘扬过海的华人劳工来到马来半岛人口稀少的丛林边缘地带，寻找土地开垦，务农耕种。二战时期，日军占领马来半岛，这类的垦殖者人数增加接近三倍，1945年达四十多万人。二战结束后，英殖民政府回归马来半岛（参见林廷辉、宋婉莹 2002：3），面对马来亚共产党（以下简称马共）的威胁和本土民族主义的高涨。1948年马共重回森林进行游击战，与英殖民政府对抗。英殖民政府认为住在森林边缘的垦殖民会提供食物、药物等必需品给森林里的马共游击队，因而在1950年推出《毕礼斯计划》（Briggs Plan），与马华公会合作，“总共建立几百个新村，也移殖了半百万人。”（林廷辉、宋婉莹 2002：9）在紧急状态的统治手腕下，这些新村被围起了铁丝网，住在新村里的村民均需要受到严格管制，譬如新村的进

¹ 英殖民政府从1950年3月开始陆续强硬地将原本住在森林毗邻和偏僻地区的华裔居民集体迁到园坵、矿场、城市周围以及被规划得新村地区。”1950年迁入新村的就有一万八千五百人，直到1954年底被迁移的人数就有五十七万三千人。（见林廷辉、宋婉莹 2002：10-11）

出、粮食的分配等，这些地方大多数被指定在山坳处、河边或谷地。四周设有碉堡式的哨站，进出口皆有检查站和高高的沙包，以防止马共偷袭，实际上就是集中营。（见林廷辉、宋婉莹 2002：11）

1957年马来亚独立，次年新村从“黑区”成了“白区”，铁篱笆被撤除；1960年马来亚政府宣布结束“紧急状态”，意味着新村的居民可以自由进出；直到当下，新村随着之后马来西亚的成立和现代化，迈向另一不同的阶段。村民不再回到森林边缘，因为新村已经形成一个社区，包含居住、教育（学校）、宗教（庙宇）、医疗、公共设施等等基本内容。村民延续着住在新村，早出晚归到村外自己的土地上继续务农、割胶等。园坵、芭场等在南洋的情景，也是新村村民的日常生活场景。南洋风味的空间感没变，但新村社区的建立却形成了南洋新的景象。从初期由木板匆忙建立起来的居屋，到在有限的空间内与家人形成了固定的生活空间。新村生活跨入了与国家发展同步的阶段，经历了独立前后东姑阿都拉曼领导下相对开放的联邦政府时期及1969年“5·13”事件，接下来又经历从1970年开始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现代化发展。至1985年间，27个新村因土地问题而被迫解散迁移至附近的城镇，新村数量从480个减至452个。2009年3月，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将113个重组村（Kampung Baru Rangkaian）及44个渔村（Kampung Bagan）纳入管辖，使得新村数量增至607个。

新村从无到有，其发展的步伐粗略可分为几个阶段：（一）围篱笆的新村（1950-1960）；（二）迈入开放与城镇化的新村（1961-1980年代）以及（三）全球化与后马哈迪时代的新村（1990年代之后）。在《大系》和各类文选的作品当中，有多少反映早期被篱笆围着的新村？又有多少是反映篱笆拆除之后，逐步与国家社会发展同步的“新村”呢？

二、马华文学：《大系》中的“新村”记忆

从20世纪七十年代方修编撰的《大系》直到2004年马来西亚作家协会出版的《大系》，前后共有三套，分别是：（一）方修编撰的《马华新文学大系（1919-1942）》有十册（1970年至1972年初版，2000年再版）和《战后马华新文学大系》（1945-1976）四册，（二）李廷辉主导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1971年在新加坡出版）有八册，以及（三）云里风为总编辑的《马华文学大系（1965-1996）》（2004年马来西亚作家协会出版）有十册，前后总计有三十二册。特别是方修所编撰的战前、战后《马华新文学大系》，明确提供了有关马华文学是什么的认知体系，因而对马华文学和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产生影响。一方面从文学研究的视角而言，方修编撰的《大系》中收录的系列作品、文学评论和史料，反映了文学场域的规模和文学生产的内容；另一方面，一系列《大系》的作品内容和书写，深刻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想象和精神面貌。特别是在重视文字写实的年代，书写本身重现了当时社会和历史的现场。方修之后，华人文化团体和写作社团持续地投入编撰文选和大系。学术界在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才逐渐投入马华文学课程的建制和研究中，当中以留台的马华学者居多，黄锦树、张锦忠、钟怡雯、陈大为、林建国等不仅提出论述，同时积极编纂文选读本，成果丰硕。2000年之后，随着高等教育领域的开放，私立大学学院的中文系逐步成立，马华文学在中

文系底下成了本土化的必修课程。2012年,拉曼大学许文荣与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孙彦庄合编的《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上、下册)也说明了本土中文学术圈的努力。除了以上在本地的出版以外,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关注中国以外的华文文学,同时投入资源以出版海外华文文学文选和大系,当中即包含了东南亚部分的马华文学。概括而言,马华大系/文选的出版可分为三个系统,即:(一)华社文教团体组织出版的大系和文集、(二)学院派的学者兼作家所编纂的文选读本以及(三)海外/世界华文文学作品体系下的马华文学选本。这些文选构成了马华文学的场域和规模。以下主要从前两者来探讨“新村”如何在马华文学中呈现。这两者都是从马华在地的视野收集和编纂作品。海外/世界华文文学作品体系下的马华文学选本则是由中国主导。2011年之后,才出现以“新村”为主题的著作如冰谷散文集《岁月如歌:我的童年》(2011)、王润华诗集《新村》(2012)、梁金群《野村少女:马来西亚新村生活随笔》(2020)等。

以上所言及的第一和第二类的大系和文选,在不同时期的编纂反映了编者对文学的判断、价值观,反映彼时彼地的集体记忆。当然,从体制而言,《大系》和文选的功能不同。《大系》强调文学的整体性、历时性和史料性。文选则并不然,90年代之后的马华文选特别强调以文体和时空阶段选出相应作品。以下先论三十二册的《大系》。首先,三十二册《大系》的时空跨度从战前的1911年开始直到1996年为止。若不包括方修十册本的战前《大系》,另两套大系则包含了马来(西)亚独立之后直到20世纪九十年代前期的作品。这一时期,恰好是马来西亚华人新村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大系(1919-1942)》收录1911年至1942年之间的作品,李廷辉主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收录新、马两地的作品,其年限是从1945年至1965年为止。这一阶段新、马尚未分为两国。两地的马华文学在这一阶段实际上是同一脉络和场域。云里风总编的《马华文学大系(1965-1996)》则从1965年追溯,直到1996年,与李廷辉主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在时间上有重叠,但就空间感而言已经有国别本位(新、马各为两个主权国)的概念了。

其次,单从编撰体例的规格而言,三套大系基本上有其继承性。就文学价值的判断出发,则反映了各自的局限和信仰。温任平编《马华当代文学选》(2册)于1984-85年之间出版。温任平与另三套《大系》编撰规格和理念有着显著的不同。尽管温任平当时是受到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所托,然而贯彻在他所主编的文选中,包含了他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解,同时也兼顾了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这一全国性华人社团的定位所需。相对来说,三套《大系》主要包含某一时空阶段的文学思潮、作品体系更能言明马华文学的场域和规模。阅览搜寻这三套《大系》中的“新村”,可简单归纳如下:

一、排除方修战前马华《大系》,李廷辉主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辑录的是1945年至1965年之间的作品,这段时间正是马来西亚建国前后的最为关键的二十年。新加坡和马来亚半岛还是一体。从时间节点而言,这段时间正是新村建立的初期阶段。然而在李廷辉主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收录众多书写马来半岛城镇和乡野的篇幅中,实际上很少直接碰触篱笆时期的“新村”。甚至“新村”这一词汇都很少出现在这一套《新马华文文学大系》之中。仅有一篇明确以这时期的新村为背景的短篇

小说——端木虹《伙伴》——收录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二》。²2001年至2004年间由云里风总编的《马华文学大系（1965-1996）》所收录的作品中，对“新村”的书写才开始丰富一些。但这一阶段作品的新村书写，已是迈入国家现代化、城镇化阶段的新村了。

新村是英殖民政府的政策产物，是在“紧急状态”的军管时期下极短的时间内强制性建立起来的社区。尤其是二战期间，许多避战的华人离开城镇，远离日军，逃遁至乡野处务农耕种。因而乡野聚落也开始扩大。很多已在森林边缘或开垦芭地居住的华人，在迁徙至新村之后，依然还是需要回到自己开垦的芭场上继续务农和割胶维生。他们居住的位置改变了，但其余日常生活依然一样。李编和云编《大系》从1945年至1996年所收录的作品中，谈及乡野，也就离不开亚答屋、橡林、杂乱的野草、天井、矿场等。简言之，两套《大系》书写中所提供的空间感有其延伸性和时间性。从1945年到1996年之间，“新村”乡野的景观随着政策的转变、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迁徙、社会的城镇化等因素，原本与外界分割的空间界限也随之模糊。1960年当新村撤下篱笆之后，村民的二、三代移至临近新的城镇市区，新村自身的萎缩进一步改变新村的原有面貌。在雪兰莪、吉隆坡等城市一带，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在人口逐渐稠密的情况下，地处于雪、隆所建立的新村基本上融入了大都会，成了巴生河流域城市的一部分。特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前期马华作家，他们对乡野村落的书写离不开童年掠影和少年时代的记忆，因而对空间的记忆也依托于他们的所见所闻，并写入作品之中。处在发展的洪流中的新村社区，逐渐融入周边的花园房镇。时代更迭，曾经的新村记忆已然迷离恍惚，新村的边界也在逐渐消失。

简言之，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而言，三套《大系》反映不同的价值体系，同时也反映了不同时代作家的想象。就此问题而言，张慧、王裕娥两篇硕士论文分别从文学叙事及历史叙述的角度，阐述了早期的“新村”故事。在王裕娥的硕论整理中，她把发现1960年代之后的马华小说书写开始倾向于解构和重构“新村”的记忆。³早期马华作家的写实和1970年代之后开始崛起的现代主义也体现在上述《大系》。李廷辉主编的《大系》辑录的作品题材更多涵盖早期华族自中国远渡南洋的困苦、二战期间面对日军的处境和二战之后重建生活的难处。乡野的情景即包含在上述的书写中。云里风编的《马华文学大系（1965-1996）》同时收录马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更多元化地表现“新村”和乡野空间的书写。以下将进一步阐述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各类文学选本中有关“新村”的书写。

三、1980年代之后：马华文选中的新村论述略览

《大系》之后各文体的选集出版，进一步扩大了马华文学场域的认知。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面向整体性马华文学的文选出版仅有温任平主编的《马华当代文学选》（2

² 阅读所及，直接出现“新村”字眼的仅有淡如小说《夜未央》（收录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一》，第450-459页）、萧艾的诗《走出营幕地——记新村一个青春教员》（《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歌》，第324页）。

³ 见王裕娥《从文本历史化到文本自主化的马华新村题材小说书写》，硕论（未出版），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2018和张慧《马华文学中的“新村”叙事》，硕论（未出版），2012。

册)。他是天狼星诗社的创始人,曾出版《天狼星诗选》⁴。然而活跃于1970年代的天狼星诗社随着成员的成长、或新旧人的更迭,最后内部活动偏向制式化。大量作品的出现让研究者甚至认为1970年至1979年之间现代诗发展属于“天狼星”时期。(叶啸1999:294)80年代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股文学思潮并行,甚至现代诗与写实诗开始渗透汇流。(张光达2009:27)进入九十年代大量的文选反映上述文学思潮的趋向。这些文选分别来自两个系统,一是由旅台学者,其次是本土在地的文教组织、马华文学研究者。前者从1995年陈大为、钟怡雯分别主编的《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和《马华当代散文选(1990-1995)》开始,直到2007年为止由旅台学者主导的文选共有九部,兼及小说、散文、诗歌等文体,另加一部文学评论选集《马华文学读本II:赤道回声》。近年开始,在地的学者和研究者才陆续介入选集的编纂出版活动,如曾沛主编《马来西亚当代微型小说选》(2007)、田农编纂的《马来西亚砂拉越华文诗选(1935-1970)》(2007)、《马来西亚砂拉越战后华文小说选(1946-1970)》(2009),许文荣和孙彦庄合编《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上下册)(2012),以及林春美、陈湘琳合编《与岛漂流:马华当代散文选(2000-2012)》(2013)。前者源自马华作协的系统,然而曾沛的动机与微型小说在学术界引起关注明显有关⁵;后者过去任职于媒体,退休后即在大专院校兼课教书,并致力编撰砂拉越华文文学史。田农的两本文学选集是砂拉越文学史的基础。许文荣与孙彦庄聚合一批在地的作家和学者所编撰的《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上下册),才是学院派编制下的成果。

总括而论,根据编者的史观可分为两类:一是强调阶段性/“断代”性、如陈大为编《马华当代诗选》在1990年至1994年之间,钟怡雯编《马华当代散文选》在1990年至1995年,黄锦树编《一水天涯——马华当代小说选(1986-1995)》,张锦忠、黄锦树共同编的《别再提起:马华当代小说选》在1997年至2003年之间,林春美、陈湘琳编《与岛漂流:马华当代散文选(2000-2012)》(2013)。二是以建构整体马华文学史的作品体系,如温任平主编的《马华当代文学选》(2册),钟怡雯、陈大为主编的《马华散文史读本》和《马华新诗史读本》,张锦忠、黄锦树、庄华兴编《回到马

⁴ 1980年出版的《天狼星诗选》是1970年代天狼星诗社成员的总集,代表着天狼星诗社的高峰。1980年代后期天狼星诗社活动难以为继。个中原因除了社员自身的个别因素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因为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峙已没那么尖锐。因此在缺乏动机以及可持续性的目的下,已难维持作为一股文学运动的能量和热情了。1989年11月温任平离开怡保远赴吉隆坡后,不再过问诗社事务。天狼星诗社至此宣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温任平1999:155)

⁵ 早在1998年,马华作协在陈政欣的主持下已编选了第一本《马来西亚微型100》。这部选集集结了100篇马华微型小说作品,时间的跨度从1970年代至1990年代。据他的《序》文言道,这100篇微型小说大多来自报章副刊和文学杂志。然而其他事项则简略不详,如选编的准则、文学史的脉络等等。(见陈政欣〈序〉,1998)曾沛所编《马来西亚当代微型小说选》是第二部微型小说选集。她在《导言》中交代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应付学术界的需求。因此,她的文章大篇幅梳理了第一届至第七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的发展。她的编纂方法如下:向个别作者邀稿、公开征稿、寻求各报副刊编辑主任推荐稿件等。不足之处是编者并没进一步归纳马华微型小说的审美特征,也缺乏马华文学史的脉络和反思。(见曾沛〈导言〉,2007:11-15)他们的文选仅仅作作为工具性的读本,并论证了外部因素(大量的学术活动)对文学建制的干预和影响。从这个而论,他们的序文或文选对马华文学的经典构成不足以成为关键的指标。

来亚：《华马小说七十年（1937-2007）》（2008）和许文荣和孙彦庄合编《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上、下册，2012）。尚有一类则是主题性和区域性的文选，如冰谷、张锦忠、黄锦树编《胶林深处：马华文学里的橡胶树》（2015），辛金顺《母音阶：大山脚作家文学作品选集（1957-2018）》（2017），以及冰谷、陈政欣、苏清强、陈秋山编《纪·深渊归来：北马散文、小说、诗歌选集》（2019）。马华文学20世纪八十年代至2019年期间主要的文学选本共十七笔。

除了三十二册《大系》之外，笔者以这十七笔出版的文选为基础尝试阅览当中以“新村”为主题或作为题材的作品。首先，此十七笔出版的文选作品体系虽以各文体分工，但编者强调马华文学区块的整体性，包含东马和西马的作者群体，亦包含在台和旅台的马华作家。只是本文所强调的“新村”主要产生于西马，因此以东马作者为对象的文选作品不包含在本文研究范畴之中，如田农编纂的《马来西亚砂拉越华文诗选（1935-1970）》（2007）、《马来西亚砂拉越战后华文小说选（1946-1970）》（2009）。其次，这十七笔文选同时包含新诗、散文、小说等主要的文学类型。因此曾沛主编《马来西亚当代微型小说选》（2007）亦不在本文考察范畴。以上文学读本和文选基本概括了马华文学整体场域和重要的作家作品。特别在1996年陈大为和钟怡雯编纂《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及《马华当代散文选（1990-1995）》之后，由旅台/在台的马华学者主导了大部分的文选出版活动。一来他们有意地重构马华文学史，二来补充方修等过去《大系》的不足。易言之，若方修的《大系》旨在建构马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典范，则这一批旅台为旅台/在台的马华学者则企图修正方修过于偏颇的文学史观，同时也为马华现代主义作品立下典范，补充了《大系》未收录的作品。

将上述文选与前文所述的《大系》对照。以新村为主题或题材来书写的作品并不比三部《大系》来得多，却能与《大系》互补。以上十七笔文选所收录的同时包含早期写实性的作家作品，如原上草、冰谷、宋子衡等，也包含倾向于现代主义的如鲁莽、姚拓、李有成等作品。从时间点来说，《大系》仅收录到1996年，之后产生的作品也就散落在各个文选之中。反映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村，也都收录在文选之中。阅读所及，以新村为主题书写的作品也不多，但堪堪可以构成1950年至到当下的“新村”记忆。

四、《大系》和文选的“新村”主题及集体记忆

从《大系》到文选，若严格以新村为题材或对象来书写的，实际篇幅不多。然而涉及的时间跨度却涵盖了前文所提到的新村发展经历的三个不同阶段。当中作品各有不同的主题面向如下：

（一）被“篱笆”围起来的新村：1950年至1960年期间，“新村”成了集中营，被严格控制了边界，四周还被篱笆围了起来，出入口均有军警驻守管制，村民外出需要经过军警的搜查，并有固定的人员在村子篱笆边界巡逻。三部《大系》中，仅有两篇短篇小说以此时段为背景书写，端木虹的《伙伴》⁶和雨川《村之毁》⁷。《伙伴》这

⁶ 收录于李廷辉主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2）》（400-409）。

⁷ 收录于云里风总编《马华当代文学大系·短篇小说（二），1981-1996》（2001：518-526）。

则故事是端木虹在1964年完成的，文中虚构了一个村子——黑水村，在当时就处在黑区。故事描述了底层生活的阿德和阿洪，两人是难兄难弟，且为同一家板厂的工人，但却吸鸦片兼好赌。阿洪为了赈济另一板厂工人李三一家人，铤而走险在村外抢劫，最后意外遭遇车祸入院，两兄弟见的最后一面是在医院，本文在故事中间穿插描述了篱笆时期新村的生活、工作场景。雨川笔下的《村之毁》主角则是村子里最早一批从中国南来南洋的一位老人，他在山地开芭建村，经过三十年勤勤恳恳、承星履草，好不容易建成一座稍有规模的村落，谨小慎微的经历了日军时代，结果却在“红毛”（英殖民军）回来后出事。村里的年轻人蠢蠢欲动，准备“打红毛猴”，不幸惹来英殖民军剿山，两个马来村民在树林被杀，村庄被勒令即刻拆除，彻底留不住了，村民被强制移去新村。故事后半段陈述老人惊闻村子要被拆除，一时大受刺激，身体无法承受而病倒，他的两个儿子反而在此时开始觊觎老人的遗产，兄弟反目。当老人油尽灯枯之时，旧村庄同时开始被拆除。倒塌的旧屋，弥留的老人，小说荒谬地对照两种场景，一面是人性本身的贪婪，一面是吃人的时代里对正常生活的扭曲，极具讽刺意味。

《大系》以外，收录这一段重要过去记忆的文章主要有冰谷散文《警报响起的夜晚》⁸、章钦的散文《乱世四篇》⁹等。特别是冰谷自传性的散文书写，他将童年时期的新村记忆同时也加载了他回忆文章之中。¹⁰铁刺网、警卫塔、宵禁等元素在文章中的加入，让英殖民政府控制时期的新村光景跃然纸上。在他笔下¹¹所建构的“新村”，马共和英殖民政府实际上同样也是压迫者。这一时光，正好是以上五字辈马华作家的童年经历。陈政欣的《黑狗传说》（冰谷、陈政欣编 2019：24-33）则以小说虚构这一时期的马共、英殖民政府军警和村民之间紧张关系，从一般村民的视角重新解读日军、马共和英殖民政府军警这历史大叙述中的符号。

（二）童年回忆和田园风光：新村的位置或是在乡野，或是在城市外的郊区之间，大都与城镇有一定的距离。因而从空间的记忆而论，乡野记忆依然是众多作者擅于描绘及书写的内容。譬如冰谷《夜雾迷漫吡叻河——记一件真实的事》、《小城恋歌》、《打浪道上》、《两棵木棉树》、《椰风椰雨》等五首诗描绘和歌颂了他的家乡、胶工经历、田野生活等。萧艾《弯曲的土路》、《在落花飘香的果林——记星荒者》、《月圆的晚上——记一个年青农夫》、《春天来了——记一个太早死去的农夫》等诗描绘农夫的无奈以及在田野和果林耕作等的景象。散文则更多侧重乡/镇之间游历后感官的书写。譬如韦晕《田畴》、吴进《凉爽的亚答厝》、威北华《初秋之旅》、苗芒《篱落间的世界》、《铜锣声中》、慧适《旅人短笛》、忧草《三个山城》、《大山与他》等等收录在李廷辉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其中有早期的胶园、青葱的山

⁸ 收录于林春美、陈湘琳，《与岛漂流——马华当代散文选（2000-2012）》（2013：283-286）。

⁹ 收录于冰谷、张锦忠、黄锦树、廖宏强编，《胶林深处：马华文学里的橡胶树》（2015：155-162）。

¹⁰ 冰谷的新村书写主要集结在《岁月如歌：我的童年》（2011年）。在这散文集中，冰谷将英殖民时期的铁刺网、警卫塔等静态事物的描写，以及新村里村民的迫迁、肃清、宵禁等等的描写，写实地建构了一般平民对殖民主义的景象。

¹¹ 被篱笆围起来的新村（1950-1960）记忆片段，除了冰谷的散文集外，还有王润华的新诗集《新村》（2012）和梁金群《野村少女：马来西亚新村生活水笔》（2020）。

林、亚答厝等等。稍微后期的收录在《马华文学大系（1965-1996）》散文，如艾芸《潮》、《文律河的早晨》、《椰乡之乡》、凌风《青山巍巍》、《晚阳残照里》，钟秋生《煤油灯下的回忆》等等书写回忆，基本也是延续前一套《大系》中的符号。但苏清强《回乡偶拾》、秃橡《风和谈冰山》、迅郎《麻坡的丹戎》等更多是对他们离乡在外生活，回乡游历的书写。在写实主义作家还是占据多数的文坛中，他们的书写反映了20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新村平和、能够自由迁徙的情景往事。

《大系》之外各文体文选，书写诸如胶林风光（如鲁莽《橡林里的夜声》¹²）、乡村小河、农作稻田的侧记（如原上草《青山·老河·故人》¹³、沙燕《故园》、¹⁴梁志庆《林间人家》¹⁵、潘友来《一片高山土壤和泥香》¹⁶等等作品。田园风光与胶林景象在60年代至80年之间是马华文学里另一重要的题材。¹⁷曾翎龙的散文《井》是最为值得阅读的一篇。他在文章中对新村老家建筑和生活场景的细致描写，重新建构了彼时新村的木屋结构。书写了中间是天井（“井”）具有开放性特质的原生新村建筑。这类木屋前后的风光，随着当代社会变迁，逐渐在城市化进程中消失。

（三）非法木屋拆迁：这一类的题材书写主要反映在云里风总编《马华文学大系（1965-1996）》中。1949年英殖民政府实施的《毕礼斯计划》实际上是一项仓促的军事行动。目的是在短期内打击已进入森林持续武装斗争的马共游击队。因而新村的建设对他们而言只是暂时性的策略，1960年结束“紧急状态”之后，马来亚已获得独立，成为新兴的主权国家。新村土地的所有权没有法定上的明确处理，成为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土地问题。建国之后，权力当局也未妥善处理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雪隆区快速的都市化发展，新村同其他众多非法木屋区一样，粗糙的板屋、胡乱的搭建，成了都市重建和更新的障碍。何谨《迁移》、陈绍安《古列巴传》等短篇小说，即以木屋区被拆迁开展故事，着眼于政治人物、开发商等人如何勾结起来强拆等一系列事件为题材，形象地把城市如怪兽般如何吞噬木屋区的边际书写出来。这毫无疑问也反映了在大都会一带，新村的边界为何消失的原因。

（四）社会问题、价值冲突和社会变迁：这类书写在李廷辉主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中，主要集中在日治抗战和战后初期的困苦生活，并没有直接涉及新村。然而云里风总编的《马华文学大系（1965-1996）》的作品提及的乡村，并不专指新村。在这套《大系》的短篇小说一、二册中，以华人村落为背景和题材的文章约有六篇，四

¹² 收录于温任平主编《马华当代文学选：第一辑（散文）》（1985：64-67）。另收录于冰谷、张锦忠、黄锦树、廖宏强编，《胶林深处：马华文学里的橡胶树》（2015：99-104）。

¹³ 收录于温任平主编《马华当代文学选：第一辑（散文）》（1985：11-14）。

¹⁴ 收录于温任平主编《马华当代文学选：第一辑（散文）》（1985：101-103）。

¹⁵ 此文原发表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1980年6月10日，后收录于温任平主编《马华当代文学选：第一辑（散文）》（1985：145-147）。

¹⁶ 收录于温任平主编《马华当代文学选：第一辑（散文）》（1985：339-341）。

¹⁷ 冰谷、张锦忠、黄锦树、廖宏强等共同编了一本以胶林为主题的文选《胶林深处：马华文学里的橡胶树》（2015）。编者强调的正是橡胶行业在早期（直到1980年代）马来亚半岛是众多华人曾经参与的领域，割橡胶、入胶园是早期新村人生活的一部分。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橡胶在世界的市场价格大幅的滑落，橡胶行业也随之没落。许多胶林园坵转换改为种植棕榈。胶林也逐渐消失，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篇或谈社会议题如私会党，如凝秀《长夜》；或谈两个世代的价值观冲突，子女遗弃老年父母等问题，如朵拉《阿全伯的生日宴》、驼铃《可可园里的黄昏》，或谈性别问题的，如商晚筠《痴女阿莲》。真正直接书写“新村”的仅有两篇，一篇是前文已论及的雨川《村之毁》，另一篇则是唐珉的《信》。唐珉的《信》，透过李带娣这一角色人物，叙述她忆及自己自小生活在新村，与奶奶相依为命，直到当下已经年迈，面对社会变迁、木屋待拆，儿子犯罪等等问题，她身处于社会变革的洪流，却不晓得该如何自处。小说中最后一段话，最能典型地指出新村的困境：“亲善村的人走剩十来家……红毛鬼赶人入新村，人们从旧街场、椰园、弓蕉园和山脚庙搬来，好像还是昨天的事。那时候，谁要搬新村啊，却想不到就旺了起来，连四周围沙屎芭的非法屋也卖十多千。以前沙屎芭是插木薯插番薯的，今天沙屎芭用来起楼房。到底几十年了呀，什么都改了，变了，也不知好的多，还是坏的多。可是再仔细想想，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唐珉 2001：414）

除三部《大系》以外，各类文选中也有反映迈入开放与城镇化的新村（1961-1980年代）阶段景象。譬如姚拓发表于1969年的短篇小说《捉鬼记》，描述城市里的影院准备要在锡矿附近的新村里开一间新影院，新影院的经理¹⁸几次欲与新村人打好关系，却屡屡碰上“鬼”的经历。背景展现了新村与城市的差距，村里、社区的保守质朴碰撞外来人、新事物所产生的火花，生动有趣。该文发表于1969年，描绘了新村篱笆解除之后，国家与社会逐步进入正常化的时期。再如潘碧华散文《我们在乡下看电影》¹⁹中回忆童年村里八十年代露天看电影的情景，和姚拓的《捉鬼记》可以对照阅读。20世纪九十年代和2000年之后，新村处在弱势和城市边缘的情况实际上没有改变，这一问题的背后是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结构的弊病使然。同样的，阅读莞然《一条泥路》²⁰、文戈《水淹第八路》²¹可以看到当中新村在都市化过程中所处的边缘位置。特别是前者，从新村的“马路”发展史窥家前道路的变化，是最直接能体现公共空间和个人的关系。莞然的窥见是个人的小叙事，当中的泥路转化成新村生活的另一集体记忆符号。

这里衍生的几个问题。第一，文学中的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重叠性；第二，文学体裁作用的功能性。前一问题涉及文本的延伸性，即文本作品承载着不仅仅是作者个人审美的想象，同时也承载着作者对特定某个时空“记忆”。这里所谓的“某个”时空的“记忆”不仅仅只是属于个人的，同时也是属于集体的记忆。譬如曾翎龙散文《井》，写于21世纪的文章，回忆20世纪八十年代童年的生活场景，包含他所住过的屋子建筑细节。这一类新村木板房屋建筑空间布局，实际上也存在于很多新村社区之中。我们可以从文本中的记忆延伸至文本以外。文本中的“空间记忆”，以各类的象征符号历时性地呈现出来。再譬如说前文多提到的姚拓小说《捉鬼记》中1960年代至1970年代之间盛行于东南亚的影院，主要在城镇之中。

¹⁸ 此小说发表于《蕉风》第204期，1969年10月，后收录于温任平主编《马华当代文学选第一辑（散文）》（1985：45-56）。

¹⁹ 收录于钟怡雯、陈大为编《马华散文史读本1957-2007》卷二（2007：55-258）。

²⁰ 收录于陈大为、钟怡雯编《赤道形声：马华文学读本1》（2005：307-310）。

²¹ 收录于林春美、陈湘琳编《与岛漂流——马华当代散文选（2000-2012）》（2013：110-115）。

这一阶段的新村多处偏僻，因此才有潘碧华散文《我们在乡下看电影》的场景，那是在新村没有电影戏院的情况下，在草场开放的空间中架起布幕看电影的场景。这里通过“互文性”，从文本的所承载的个人记忆，重新建构可能的、潜在的“集体记忆”。然而正是因为记忆的延伸性，透过书写，“记忆”凝固在文本中成为可以解读和审美的对象。后一问题则涉及文学内在规律。散文、小说、诗三种不同的文学类型，涉及不同程度意义的虚构性。从情节、不同文学类型的功能承载的记忆功能亦有不同。冰谷散文中书写早期尚在紧急状态的新村，从平民的角度写实地指出英殖民政府军人与马共对一般平民的干扰。然而在小说中马共则成了隐晦的一面，如雨川笔下的《村之毁》。

结语

马华文学从方修编撰的战前《大系》，直到李廷辉主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和云里风总编的《马华文学大系（1965-1996）》在时间上有很明确的承接关系。三套《大系》从收录的作者和作品的数量而言，基本上体现了马华文坛的基本规模和状况。三套《大系》折射了不同文学机构和个人之间对文学价值、意义的理解及判断，同时也代表了那个时期作家群体对文学的共识以及对社会的想象和理解。1996年之后，马华文学作品选读的出版开始进入多元。部分旅台/留台的马华作家兼具研究者的身份，在台湾相对充分的学术资源和出版资源的情况下，陆续为马华文学出版了一系列各文体类型的作品读本。这些文献和以上所谈的三套《大系》呈现了不同的体系。从编者对文学价值的判断、审美趣味和观念均为三套《大系》作了不同的补充和修正。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编者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意识。因此，本文以以上三套《大系》为基础，再阅览近十七笔文选作品，从中寻找有关马华文学中的“新村”，实际上是一种尝试性的方法。

从以上有关新村的议题中本文发现几种现象。首先，“新村”是殖民历史的产物，它的出现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从时间的维度而言，“新村”实际上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史中仅仅只有六十年左右，然而在马来西亚当下族群关系的发展史中，却有其重要的意义。“新村”成了华人集中的社区，成为马来西亚立国之后族群分布的重要标志。冰谷散文集《岁月如歌：我的童年》（2011）、王润华新诗集《新村》（2012）和梁金群《野村少女：马来西亚新村生活随笔》（2020）在2000年之后出版，三本（或当中部分作品）以“新村”为主题，书写了新村的集体记忆。然而更多的文学作品，仅能从《大系》和文选中散见的片段，重新理解和建构新村的过去。其次，经历了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部分的新村边界在人口稠密的雪隆区事实上已逐渐消失。“新村”意味着什么呢？撇开方修战前《大系》不谈，着眼于李廷辉主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和云里风总编的《马华文学大系（1965-1996）》两部大系可知，以新村为书写对象的文本作品实际不多，但却有着许多值得探讨之处。之后的文选，如姚拓的《抓鬼记》也提供有趣的生活场景，曾翎龙《井》里对新村老屋的描绘、方路《三十九岁的童年》对新村乡镇庙宇民俗信仰的描绘，实际上可以作为新村地景符号的集体记忆。就阅读所及，本文概括为：（一）被“篱笆”围的新村；（二）童年回忆和田园风

光；（三）非法木屋拆迁以及（四）社会问题、价值冲突和社会变迁这四个方面，上述题材，正是“新村”逐渐消失的集体记忆和情感符号的寄托。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未来或许仅能从上述文学文本中窥视已成过去的“新村”。

参考文献

- 冰谷，2011，《岁月如歌：我的童年》，吉隆坡：有人出版社。
- 冰谷、陈政欣编，2019，《纪·深渊归来——北马散文小说诗歌选集》，吉打：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吉隆坡分会。
- 冰谷、张锦忠、黄锦树、廖宏强编，2015，《胶林深处：马华文学里的橡胶树》，柔佛：大河文化出版社。
- 陈大为、钟怡雯编，2005，《赤道形声：马华文学读本1》，台北：万卷楼。
- 陈政欣编，1998，《马来西亚微型100》，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 方修编，2000，《马华新文学大系（1919-1942）》（共10册），香港：世界出版社。
- 李廷辉主编，1971，《新马华文文学大系》（8册），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 梁金群，2020，《野村少女：马来西亚新村生活随笔》，台北市：季风带文化。
- 林春美、陈湘琳，2013，《与岛漂流——马华当代散文选（2000-2012）》，雪兰莪：有人出版社。
- 林廷辉、宋婉莹，2002，《马来西亚华人新村（修订版）》，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唐珉，2001，《信》，云里风总编、陈政欣主编，《马华文学大系：小说（二）（1981-1996）》，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页403-414。
- 王润华，2012，《新村》，新加坡：Ethos Books。
- 王裕娥，2018，《从文本历史化到文本自主化的马华新村题材小说书写》，硕士论文（未出版），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
- 温任平主编，1984，《马华当代文学选（第二辑：小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 温任平主编，1985，《马华当代文学选第一辑（散文）》，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 叶啸，1999，〈马华现代诗的发展〉，江洺辉编，《马华文学的新解读：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页290-297。
- 云里风总编，2001，《马华当代文学大系·短篇小说（二），1981-1996》，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 曾沛编，2007，《马来西亚当代微型小说选》，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 张光达，2009，《马华现代诗论：时代性质与文化属性》，台北：秀威资讯科技。
- 张慧，2012，《马华文学中的“新村”叙事》，硕士论文（未出版），广州：暨南大学。
- 钟怡雯、陈大为编，2007，《马华散文史读本1957-2007（第三卷）》，台北：万卷楼。